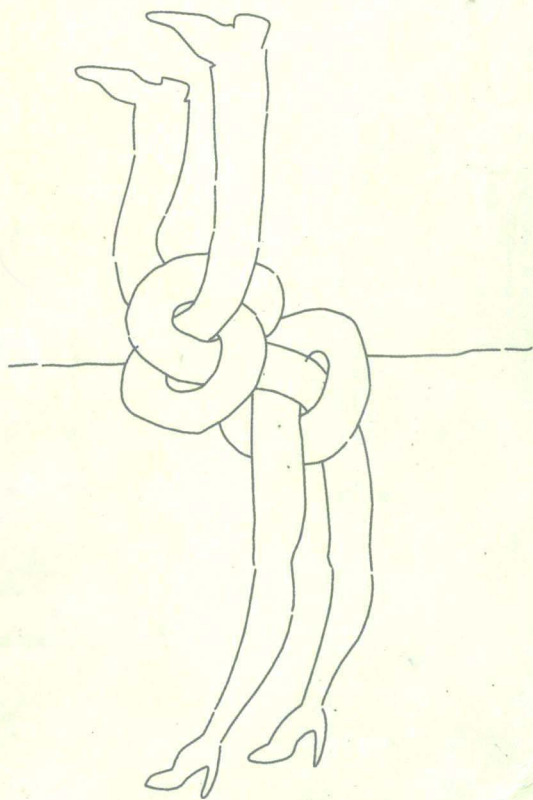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现代名家情爱争议小说

依昂编

色 的 诱 惑



中国现代名家情爱争议小说

# 色的诱惑

责任编辑:邓积仓

封面设计:依 昂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现代名家情爱争议小说/张碧梧等著. —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2002. 3

ISBN 7-80605-983-7

I. 中... II. 张...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现代
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 1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6680 号

## 中国现代名家情爱争议小说

依 昂 编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天坛福利印刷厂印刷

---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56.5 印张 1220 千字

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4,000

---

ISBN 7-80605-983-7/I·873

总定价(共五册):9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 
(邮政编码 710061)

# 目 录

- 色的诱惑 .....顾明道( 1 )
- 时代姑娘 .....叶灵凤( 10 )
- 喀尔美萝姑娘 .....郭沫若(118)
- 真 .....周瘦鹃(147)
- 脚之爱情 .....何海鸣(153)
- 爱的惩罚 .....许廑父(162)
- 离合悲欢一杯酒 .....程瞻庐(173)
- 在巴黎大戏院 .....施蛰存(187)
- 倾城之恋 .....张爱玲(199)
- 恋之梦 .....秦瘦鸥(241)
- 最后的玫瑰 .....叶 棧(262)
- 薄暮的舞女 .....施蛰存(271)
- 过去 .....郁达夫(283)
- 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 .....穆时英(300)
- 热情之骨 .....刘呐鸥(325)
- 真假爱情 .....周瘦鹃(335)

# 色的诱惑

顾明道

天色晚了，在夜色笼罩下的上海——繁华的都市，电炬灿灿，如人不夜之城。马路上的汽车、电车、人力车，奔驰得更多，似乎在这个时候，是上海人最忙的时候了。剧场中的锣鼓声，酒楼里的弦管声，喧嚣盈耳，足使一般羡慕繁华的上海的人，心弦不期然而然的跳动起来。

吴倬然自从在学校里毕业后，被亲戚介绍他到上海来，在一家公司中任职，每月可得七八十元的薪水。他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，也是心地纯洁的青年，宛如素丝未染一般。他家中的父母因为儿子能够在外赚钱，更是非常喜悦。在前年早已代他订下了一头亲事，是旧时邻居人家的女儿。姓方，名茗华，现在家乡女子职业学校中读书，倬然自己曾见过面的，生得娇小玲珑，很是惬意。他父母预备待他做了一二年的事，茗华也在学校中毕业，便可择吉成婚，以了向平之愿，岂知天下的事，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外的。

在上海创设的公司，大都没有寄宿舍，这也因为地价奇昂的缘故，所以倬然和一个同事姓许的，在邻近赁下一间楼面，做了公共的寓所。每天办公时间完毕，回到寓所

里来看看书，弄弄丝竹，这样的把良夜消遣过去。恰巧姓许的是个活动的少年，不肯坐在里面做他的陪伴，终要出去游玩。不是看戏，便是饮酒，直到一点钟回来，习以为常。可是倬然却还没有沾染着这个习气，起初也很安静的，不想出去。星期日的下午到影戏院里去，也是很难得的，在家乡学校的生活，还没有完全化掉，不过有时也感觉到一种寂寞。

一天正是在三月上旬的晚上，姓许的换了一身西装，面上敷着薄薄的粉，对他微笑着说道：“有一个朋友约我上跳舞场去，你是不肯去的，失陪了。”遂匆匆向外便跑。倬然笑笑，便取过一本小说看了一会，觉得心里有些活跃，忍不住这孤寂，一时再也坐不定了，想出外去走走。于是便想到他友人王璞家里盘桓一下，因为王璞和密昔司王都是音乐家，时常指导他学习歌曲的。密昔司王尤其是弹得一手好琵琶，兼擅钢琴，王璞精于繁华令，夫妇俩有时合奏一阙名曲，博得人人赞美。

王璞的家里和他的寓所相距不远，所以他安步当车，慢慢儿的在马路边道上走去。只觉得“车如水、马如龙”，一派繁华景象。那先施永安的尖顶灯塔好似黄金缀成的，高高的在远处便可望见，还有那青楼中人，打扮得花枝招展似的，坐在包车上，耀眼的电石灯闪闪地在身边拖着过去；还有一辆辆的汽车，呜呜鸣的载着车子中的人不知上什么地方去。他一边看一边走，不多时早到了王璞所居的里口。左边停着一辆轿式的摩托车。一个汽车夫坐在上面吸着纸烟，好似等候他的主人。

他刚才走到王璞门前，正想去扭动那门的铁环，忽然那门呀的开了。王璞手里拿着呢帽，第一个走出来。背后跟着一对丽人：一个穿着豆沙色锦地绸的旗袍，戴着玳瑁边的眼镜，面露笑容，正是密昔司王，还有一个年纪较轻，

约有二十三、四岁光景，截发作时世妆，烫得卷曲的头发，弯弯的覆到颈边，耳上宕着一对珠圈，光色晶莹，额前垂着一撮前刘海，胸前绕着一条珠练，身穿紫色软绸的夹旗袍，挖嵌着如意头，足上肉色丝袜，高跟黑皮鞋，容光焕发，情态轻妍，竟使他看得呆了。王璞一见倬然前来，连忙立定招呼道：“噢，倬然，你到我们家里来么？”倬然点点头说道：“专诚奉访。”他和密昔司王自然是素识的，大家打了招呼，密昔司王遂代倬然和这女子介绍。轻轻说道：“这是我的朋友密司高秋萍，是上海一位有名的交际之花。”又对秋萍道：“我来介绍一位朋友给你，这是吴倬然先生，曾在某某大学毕业，现到上海来，和我的璞同在一个公司里做事，才学很好的。”倬然听密昔司王称呼伊的丈夫“我的璞”三个字，很觉新颖，不觉对王璞看了一眼。王璞垂着手立在旁边，听他的夫人说话。此时密司高早伸出纤手，预备和倬然握手，倬然受宠若惊，连忙走前一步去行握手礼。柔荑入握，软绵绵的使他神经上感觉到一种愉快。王璞遂对倬然说道：“你可有什么事情？今晚密司高特地开了汽车来，邀我们到大光明影戏院去看新到的名片《如此春宵》，我们正要出门了，凑巧你来快一步，才得见面。”密昔司王又道：“吴先生若是没有别的事，不如一起去罢。”密司高也道：“很好。我情愿吴先生伴我们同去，更有兴味。”倬然点点头，遂跟着他们走出里口。汽车夫开了车门，密昔司王和密司高先坐上去，王璞又将车上的软垫拉下和倬然背转身坐下，凑巧和密司高等相对。密司高又把车中的小电灯开亮，那汽车已如飞的向前行去，转了几个弯早到影戏院门前停住。四人走下车来，密司高吩咐汽车夫等到十一点钟时再来迎接，自己咕咯咕咯的先进去买了四张一元票，到楼上坐下。倬然正坐在密司高的身旁，鼻子里时时嗅到一种非兰非

麝的香味，沁人心脾。这影片的内容，是一种浪漫而富肉感的，风光旖旎，情致缠绵。主角是一个巴黎的少女，人跳舞场博得时誉，和英国的某伯爵发生恋爱。河上的情歌、秘室的裸舞、春宵的幽会、搂头的甜吻，使人看了神经兴奋起来，正合着这浪漫社会里的青年男女的目光。倬然虽觉得太香艳了，而心里却很要看；同时觉得有一只粉臂搁到他的肩上，软绵绵的柔荑又入了他的掌握。密司高的螭首已和他偎傍着，樱唇凑到他耳边说道：“你看这个巴黎少女多么娇艳可爱啊。”倬然回答不出什么来，只说道：“是。”密昔司王和王璞更是喁喁细语，宛如比目之鱼正在爱河中游泳，不顾到身边还有一对未婚的男女了。直到电灯一亮，影片映完，观客才四散走出。一对对的情侣，满面春风，都觉得余味浓浓，很有咀嚼。王璞和倬然也伴着密昔司王、密司高走出戏院来，密司高仍要送王璞夫妇回去，回过头来对倬然说道：“吴先生，我住在威海卫路衍庆里五号。请你有空来盘桓片刻。”倬然道：“得便必当奉访，一聆雅教。”遂立在一边和他们分别，看他们三人坐上汽车很快的驶去了。

天下最伟大而不可思议的便是色的魔力，血气方盛的少年更易诱惑。倬然本来如一泓秋水，既定且静，现在忽然有一种力，把他搅动得不能安定起来。所以他在这天晚上回到寓所后，恍恍惚惚，好似在云雾中，眼前仍像有一个密司高的倩影。而密司高的临去秋波和温婉的说话，尤使他念念不忘。自己也很诧异，我为什么见伊便这样的放不下呢？天下多美妇人，难道就只有一个伊可爱么？不错，实在伊真有一种可爱之处，令人不得不爱了。

明天倬然见了王璞，王璞悄悄对他说道：“昨晚你见的那位密司高也觉得可爱？”倬然笑笑，王璞道：“可惜你已订下了亲，不然我可代你们做媒人，倒是很好的一对儿



呢。”倬然道：“密司高可在女学校里读书，还是在那一处任事？”王璞道：“以前伊曾和内子同学过二三年，后来便疏阔了，但知道本埠交际之花中有伊的芳名。去年在大华饭店相遇后，大家重又来往，日益亲密。伊的家中我们也常去的，伊有一位婶母代伊照顾家务，因为伊的父母早已故世了，很有一些遗产在伊的手里。伊性喜交际，人又美好，所以成了一朵交际之花，但是还没有如意郎君做伊终身的伴侣，而伊又已在標梅之年，未免是一憾事。却不知道伊的芳心中究竟怎么样？”倬然听了微笑不语，自去办他的公事，然而他的脑海里仍旧留恋着密司高，竟使他薄弱的心抑制不住。

星期日的下午，倬然果到密司高的妆阁去，重亲香泽。密司高见倬然前来，十分欢喜，引他见了伊的婶母，便请他到伊房里去坐。倬然见密司高的房间陈设精美，都是白漆的西式器具，银屏绣榻，珠帘明灯，照眼生缣。一个十五六岁的慧婢，托着一个玻璃杯，杯内是可可茶，放在倬然的面前。密司高遂和倬然并坐在沙发里，闲谈一切。密司高娴于辞令，说得倬然心悦诚服，以为伊是一个文明开通的女子，值得他钦佩的，遂把他心田里的诚意供献给伊，彼此缔结了很亲密的朋友。倬然翩翩年少，自然亦惹伊喜欢。

与密司高分手几天后，这日天淅淅沥沥地下着雨，倬然独坐，觉着十分无聊。

我是怎么的，恋着伊了，处着时也不知道，现在领略到了。可是今晚我本想到伊那边去，无情风雨做了障碍，使我懒得出门了。然而与其坐在这里尝这沉闷的滋味，还不如仍旧去见伊，可以消磨这一个良宵，多少得到些兴奋剂。怕什么风，怕什么雨，这区区的风雨值得做我们的障碍物么？去，去，去，一定去！立刻就去！于是他的勇气

发生出来，向着镜子把头发掠一掠，披上雨衣，把房门锁上，走出寓所，和那雨丝风片奋斗着，走到密司高的家里来。

他走进了密司高的家门，来到楼下，小婢悄悄地告诉他道：“太太今天到亲戚家去不回来了。秋小姐正睡着，请你上去解解伊的寂寞。”倬然点点头，走上楼，在楼中间脱下雨衣，挂在衣架上，又把橡皮套鞋除下，然后跨进密司高的房里来。却见密司高正斜卧在沙发上，一双白色绣花的拖鞋横摆在地板上，肉色长统的丝袜，英白印度绸的短裤，两只小腿搁在沙发的一边，上身穿着湖色软绸的短衫，露出雪藕也似的粉臂，一手支着香腮，沉沉地睡着。鬓发微微有些蓬松，妆台上绿艳艳的台灯映着伊的玉面，更显得艳丽了。这时他立在沙发前，不敢惊破伊的好梦。对着这绝色的美人儿，心里不免怦怦地动起来。良久密司高一觉醒来，睡眼惺松，打一个呵欠。见了倬然便一翻身坐起，说道：“你在什么时候来的啊？我以为你不来了。”倬然笑道：“本来因为下雨，不高兴出外，但是一人在寓所中很觉无聊，所以仍要到你处来谈谈。”密司高便道：“请坐请坐，我想你必要来的，但是不做美的天公下起雨来，婶母又出去了，一人坐在楼头听春雨淅沥，也是寂寞得很。难得你冒雨而来，我们可以畅谈了。”遂立起身去门上按着叫人铃，唤小婢上楼来冲两杯柠檬茶，伴着倬然东一搭西一搭的随便谈谈。倬然是一个没有阅历的少年，他不知世路险恶，人心叵测，以为密司高也是和自己一样的纯洁的，被伊的美色诱惑着，性欲冲动，礼教也不顾了，名誉也不顾了，什么都不顾。他已做了情场的俘虏，再不是以前的吴倬然了。窗外的风雨声愈大，使他有勇气前来而没有勇气回去，他竟糊糊涂涂的在密司高家中过了一夜。

色的诱惑，其魔力竟超过于金钱的诱惑。从这一夜以后，倬然和密司高的情谊已更进一层，非朋友可比了。一个星期中倒有三四天不住在寓所里，而密司高的足迹也到过他的寓所，到过他执役的公司里。于是这一段艳史再也瞒不过人家，公司中的同事都知道了，王璞和密昔司王也在旁说道：“这是他们三生石上的姻缘，不然何以一见面竟会彼此这样的倾倒呢？”倬然和密司高鹣鹣蝶蝶，十分亲爱。倬然每月的薪金本来留起一半，积蓄在银行里，现在却不够了，反要到银行中去把以前的存款取出来。但是密司高没有向倬然取过一个钱，倬然的金钱都用在汽车公司、菜馆、影戏院、跳舞场等地方去了。在密司高的眼中，却以为倬然很省，不大肯用钱，自己做一件衣服也要数十块钱呢。浪漫的密司高，奢华的密司高，伊简直在金迷纸醉灯红酒绿中过生活，这便是上海最时髦、最漂亮的妇女，也是天之骄子，玩弄一切男子的尤物。倬然却迷恋着，自以为至乐，一些不想到自己的处境和前途的幸福。唉，这色的诱惑，何等可怕啊！

这样过了半年，两人恋爱的热度有增无减。但是有一天晚上，倬然来到密司高的妆阁，密司高见他脸上露出懊丧的样子，眉峰紧皱，似乎有什么大不快活的事情，便问他可有什么尴尬的事，这般颓丧。倬然遂从身边取出一封信递给伊看，又说道：“逢到了这件事，我也不能瞒过你的，请你快看罢，还祈示我周行，以便遵循。”密司高接过这封信，从头至尾一读，便向桌上一抛，咬着银牙说道：“你说怎么办呢？这要看你的良心了。”倬然嗫嚅着，只是不答。原来倬然在沪所做的事，凑巧有他未婚妻方荇华的一个朋友知悉底细，很代荇华抱不平，便把这消息完全泄漏出来。方荇华闻知伊的未婚夫在外结识了一个浪漫女子，实行同居之爱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这样对于他们

俩人的前途大有妨碍，一定不是幸福。伊想倬然竟如此堕落人格，蔑视爱情，不得不去函责问，预备请了律师要求取消婚约。所以霹雳一声，突然而来。倬然得了这种信，不觉大有“鱼我所欲也；熊掌，亦我所欲也”的意思，踌躇不能解决，遂跑到密司高处来，把信给伊看，要伊代他想个妥贴的法儿。密司高见倬然很是优柔寡断，忍不住便爽爽辣辣的对他说道：“你爱伊呢，还是爱我？哪一个爱得重？”倬然道：“当然我是爱你的。伊虽是我的未婚妻，却没有和你相聚的日子长久，没有什么深固的恋爱。”密司高把手中的一块小手帕且转且搓，紧瞧着倬然的面孔说道：“很好。你既然爱我的，那么请尽放心，让伊取消婚约便了。我和你一辈子天荒地老，永永相爱，成了正式的夫妇，岂不遂了我们的的心愿，你还要顾虑什么呢？真是傻子。”倬然点头笑笑，密司高纵身投入倬然的怀里，倬然抱着伊，接了一个甜蜜的吻。

倬然的父母也知道了，一叠连来信催他回去，可是倬然不肯，他情愿无条件任女家取消婚约，那么 he 可以和密司高正式结婚了。他的父母也奈何他不得，只好任他自然。于是倬然和那位方荇华女士取消了婚约，他不恤人言，一意孤行了。

爱情好似流水，很活动的，若没有深久的约束，诚挚的维系，往往容易变动。而一般浪漫派的女子，尤其是水性杨花，朝秦暮楚，不足恃的。所以密司高和倬然结合了长久，密司高见了倬然，渐渐生起厌恶的心来。因为伊此时的目光，另行移到一个人的身上去了。那人是个富家子弟，又曾出过洋，面貌更比倬然生得俊秀，举止也大为漂亮。密司高对他有热烈的希望，极力去拉拢他。倬然也有些觉得，常向密司高要求，定一个日子可以举行结婚礼。但是密司高总回答“暂缓”两字，倬然不悦道：“我们

俩的爱情，难道有什么阻碍么？只顾暂缓，要迟到几时呢？”密司高握着他的手，一双妙目瞧着他道：“我已把清白的身体送给了你，你又何必着急呢？”倬然听了，说不出什么来。然而密司高的身体究竟清白不清白，恐怕倬然也难知道，不过他心里实在放不下，而且无法禁止密司高的自由出外，去和别人周旋，一个人常在背后长吁短叹，心里阢陞不安。

又是一个春天来了，他回乡去扫墓。一个人散步郊野，眼瞧着那青青的杨柳，很多感喟。忽见河边有一只画舫驶来，头舱坐着一男一女：那女的穿着浅色旗袍，秀丽的面庞好像有些认识，正伴着那男子清谈，嫣然微笑。他不觉想起这个女子是何人了，不觉呆呆立定，瞧着那画舫向前面小桥畔掠波而逝。他抬起头来，仰天叹一口气，四肢无力似的倒在芳草地上。枝头的小鸟啁啾不绝，也好似在那里讥笑他。

同时密司高却和伊的新交坐着汽车，在龙华道上碾尘疾驰，沉浸在甜蜜蜜的爱情里，正起始着色的诱惑。当然伊的新交也和当年的倬然，一切都不顾了，已做了第二个情场的俘虏。

# 时代姑娘

叶灵凤

## 第一部

### 一 快乐的乘客

从车厂里开到尖沙咀的第一部街车，驶到九龙塘的时候，在排列得整整齐齐地像沙丁鱼一样的搭客中，又添上了一个。

“先生，没有座了，下一次罢。”

“对不起，要赶船过海啦。”

他笑着推开了车掌的手，跨了上来。

灰色法兰绒的西服，翻领衬衫，雪白的盔帽，褐色的皮肤，高大的身材，这新上来的乘客是典型的岛国的青年。他带着康健的笑容，用活泼的眼睛，将同车的乘客逐个地望了一眼，见着并没有一个人认识，便倚着车窗立了下来。

浴着朝阳的新秋的风景像手卷一样的在眼前展示着。

他望着从窗前闪过去的山坡，街树，电杆木，房屋，心

里觉得这一切都比平素更可爱。虽然这可爱的一切是早已属于异国的统治，可是在他今天充满着希望的心里却将这一层抛开了。

——见着丽丽，我要请她多住几天再到上海去。

他在心里反复地默念着这个想念。

车到尖沙咀的时候，他望望九龙车站的大钟，小针还只刚过七点。一个卖报的孩子走了过来，他买了一份当日的《南华日报》。翻开了报纸，他看见一个特号字的标题：

**郑国有判处死刑**

## 二 半打玫瑰

坚道的S五十七号门牌，是一座有油绿百叶窗的灰色水泥小建筑。这时，在穹形的侧门下，有一个手里握着半打绛黄色玫瑰花的青年在揪门铃。

在这新秋的季节，皇后花店的玫瑰花价格是每朵港币五角五分。

应门的是一个中年仆妇。她认识这青年。

“韩先生早哟。”

“小姐起身了吗？”

“刚出去了。”

“你怎说？”他有点不信任自己的听觉。

“一起身就出去了，说是到清水湾去。”

“一个人去的吗？”

“一个人去的。听说有人在码头上等。是体育会的船——韩先生怎么没有去呢？”仆妇殷勤的问。

青年将头摇了一下。

“那么，晚上小姐回来的时候，对她说我来看过她了

……”青年踌躇了一下，再将握在左手的玫瑰花递给仆妇，“随便插在哪一只花瓶里，不必说是我拿来了。”

顺着这香港唯一中国贵族区的坚道走了一半，他才突然感到前途的空虚。他停步想了一下，便在路口转了方向，决定利用这上午的空闲到公园里将郑国有判决的记事细细的看一遍。

### 三 望远镜里的风景

背了阳光，靠在一张铁椅上，报纸卷在手里，望着射在地上发着蓝色的自己的影子，韩剑修在为报馆记者制造着绝对的社会新闻资料。

用摩托船追去。先生，今天有浪啦。不要紧，过了鲤鱼门就好了。二十块钱。好多人哟，果然是她，她果然在向他笑着，忍受不下。先生，你认识我吗？尖锐的惊呼声。两人之中一定要从这地球上除掉一个。请不必装呆，漂亮一点罢，绅士一点罢。克特！十颗子弹压进枪膛的声音。嘭！嘭！混乱，血，因妒枪杀，寓公之女，凶手侃侃而谈……

将头摇了一个，韩剑修连自己也好笑了起来。他掏出毛巾揩着脸，像抹去蜘蛛网一样，连忙从椅子上站起身来。

他是认识黎明晖的。上一次在荻茜安娜一个朋友要介绍她和他共舞，他没有答应。危险哟，几乎也要做冯德谦哟。他想着黎明晖咬了嘴唇低头望人笑的样子，他觉得郑国有的行动是自卫，冯德谦的枪弹也是有代价的。他更想，他假如是律师，他要牺牲了自己的地位给被告辩护。判处死刑吗？好不懂事的法官哟，你难道是连电影也不看的人吗？



他想，自己是喜欢看电影的人了，可是今天的观点却异样。他已经不是观众，他却在想做主角了。

从扇形的棕榈叶子中望过去，躺在新秋阳光里海水平滑得像橄榄油一样。幻着紫色的九龙群山遮断了天际的视线，过海小轮像蛙一样的拖着浪痕直线地游去。对着这一切，他觉得自己今天完全没有能力能统驭自己的脑经。

#### 四 人鱼市场

环绕着笼葱的大山，在平坦的沙滩前面，伸张着清可见底的油碧的海水。浅黄的沙滩上散聚着几堆黝黑的珊瑚虫遗体的大礁石，礁石的背后是苍翠的天然屏障，不知名的浅绛的山花和成熟了的朱红色的野生菠萝点缀在丛树中，山后是澄澈的明朗的七月秋空。没有风，一丈多深的海水平静得可以望见底下晶莹的沙石。这是香港著名的清水湾天然海水浴场。

这时，在沙滩上，在海水中，浮浮沉沉地蠕动着五色缤纷的两栖动物，盛大的人鱼市场。

拖着救生圈，橡皮制的兽形浮水具，胆小的妇人都和孩子们在浅水的地方做着蛤蟆的姿势，尽力的用两脚向后面踢去。深水的地方有两队在举行水球战，浮动的观众像新生的蝌蚪一样用四肢维持着体重。沙滩上新添了无数的坟墓，疲倦了的人都用沙来掩盖了自己，躺着享受温暖的阳光。

一只小艇从汽船后面滑了出来，三个青年很矫健地划着四只木浆在追着一个穿绿色游衣的女性。划近她的时候，其中运用着两只浆的一个便喊道：

“密斯秦，吃力吗？上来坐一下？”